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七

目錄

九峯學案補遺

晦翁門人

補蔡先生沈

九峯家學

補蔡先生模

補蔡先生杭

補蔡先生權

靜軒講友

楊先生道夫

馮先生元正

合傳

九峯門人

補

劉先生欽

詹先生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覺軒家學

蔡先生公湛

覺軒門人

熊先生剛大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翁先生合

久軒家學

蔡先生公亮

久軒門人

劉先生逢源

靜軒家學

蔡先生公度

何氏門人

補劉先生漢傳

劉先生漢儀

九峯私淑

董先生鼎

詳見介軒學案

謝先生無懋

翁氏門人

文先生天祥

詳見巽齋學案

楊先生明復

劉氏家學

劉先生惔

靜軒續傳

蔡先生凝

九峯續傳

陳先生櫟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補黃先生鎮成

補陳先生師凱

劉先生有定

俞先生元燮

王先生希旦

詳見介軒學案

鄒先生季友

朱先生祖義

方先生傳

梁先生寅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朱先生石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謝氏續傳

牟先生楷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竹坪家學

劉先生庚達

竹坪門人

補

王先生充耘

竹西門人

解先生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王氏家學

王先生光薦

王先生吉

合傳

王氏門人

張先生理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補遺

竹西續傳

劉先生子彰

附從父鶴皋子桓

附傳

梁先生臨

附師羅蒙正

西山門人

趙先生哲

劉先生均

附見巽齋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七

後學

鄭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九峯學案補遺

晦翁門人

補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雲濠謹案先生贈榮國公元至正二十二年追封建國公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二年改封崇安伯梓材謹案真西山表先生墓云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梓材又案先生寶祐三年贈太子少師四年贈太子太師又贈少師五年加贈永國公榮國或是永國之謚

書經集傳

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
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
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
是夏至日北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
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占有其
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
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
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

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
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
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入于
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
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
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
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
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
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向內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

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雙黑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爲三辰儀之制

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
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
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
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
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璣一面刻周天度
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
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祕書省銅儀制極
精致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
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

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舜典

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

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殫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之地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每畿亦五百里而五